

劍海心舟系列

七步毒龍

二



七步毒龙

台湾著名武侠小说评论家

叶洪生先生倾情推荐



目 录

第 二 十 章	阴阳怪掌	(265)
第二十一章	儒门正宗	(278)
第二十二章	同室操戈	(291)
第二十三章	红毛僵尸	(304)
第二十四章	怒涛余生	(317)
第二十五章	漫天剑雨	(330)
第二十六章	紫色恐怖	(341)
第二十七章	塞外一绝	(354)
第二十八章	洞庭风云	(367)
第二十九章	恩怨难分	(380)
第 三 十 章	宝录易主	(392)
第三十一章	铁背金龟	(405)
第三十二章	君山浩劫	(419)
第三十三章	以毒攻毒	(433)
第三十四章	霹雳阴风	(444)
第三十五章	智穷力竭	(457)
第三十六章	南岳之夜	(471)
第三十七章	白骨追魂	(484)
第三十八章	生死七日	(497)
第 三 十 九	子母金梭	(510)
第 四 十 章	七步屠龙	(522)

第二十章 阴阳怪掌

春到人间，万物生气蓬勃，群山，一片碧绿，春风，吹得人精神为之一爽。

但是连夜遭受惊扰的青云岭，却显得愁云沉沉，最恼人的是敌踪时隐时现，扑朔迷离。

冷清秋，仇嬉春和东方曙三人一连三个夜晚，轮流监视来扰的敌人，但却连崇明三怪之一碧眼人妖的影子也没看到，这个跟头可栽得不小，以这三位青年人的个性，武功、身世来说，不能不算是一种污辱。

第四天——

天刚入夜，东方曙道：

“这班魔头这等无耻，分明有意闹得我们筋疲力竭，防不胜防，不如早早的隐身堡外，看他们还往哪里躲？”

仇嬉春也点头同意。

三人便及早分三方面埋伏在青云堡的外围。

“笃！笃！”二更鼓响，晴空一片沉寂，毫无动静，东方曙隐身正西，正自不耐，忽的；堡后一条黑影，从翠竹摇曳之中穿了出来，那黑影象是极为熟悉的，停身在一坐较高的房顶，不住向四下打量。

东方曙哪肯怠慢，观身腾空，口中喝道：

“什么人？这样鬼鬼祟祟！”

那黑影乍听喝问，陡然一惊，一探手从怀内摸出枚黑色鸡蛋大小的火焰弹，振腕丢向空际，就待回身避走。

东方曙见他一言不发，惯技重施，数日来闷极的心情哪能忍耐，人在半空，便已猛发一举迎面拍去。

这一掌凑巧拍在那人所发的火焰弹上，那枚黑乌乌的弹丸，被掌力震回，“叭！”的声响，就在那人停身的屋面爆炸开来，红光一片。

这溜红光照射之下，东方曙看清来人，正是那卑鄙至极的两面夜枭费全功，不由厌恶之心大起，顺着拍掌之势疾的一腾身向前，已自欺近费老怪身侧。

费全功闷声不响，抖手发出火焰弹，就待抽身一走，不料敌人已至切近，百忙中尚未定下神来，已觉着一股劲道奇猛之力，又向身侧压到，心中先为这等快速身法吓倒一半，此时存心避走万万不能，惟有侧身挥掌，一招“扫荡群魔”，双掌横地挥出。

这一招费全功是用了全部真力，恰巧与东方曙所发力道碰个正着。

但听火中“轰”然大响，东方曙震退一步。

费全功不觉脚下浮动，血气逆行，在屋上立脚不稳哗啦连响，把屋瓦踩破了一大片，人也滚球一般的滚下屋面，落在庭院之中，方才算停下来。

这时因火焰弹爆炸，已引起四方锣声乱响。

东方曙一见费全功落下屋面，哪里肯舍，一飘身招演“无风自落”，也跟着他身形一跃而下。

等他脚落实地，那费全功已形影全无，想是下面屋舍相连，

门户相通，他老奸巨滑明知不是东方曙敌手，竟乘机溜走。

东方曙焉能就此作罢，闪身四顾，选那老怪可避之处穿户越窗追寻下去，但一连搜遍十几幢房屋，却丝毫不见踪迹，不由一阵烦躁，心想：一连几夜，好不容易发现了敌踪，一转眼又让他避去，岂不是天大的笑话。

想着，又逐屋搜向员外，仍旧毫无端倪。

此时他忽然想起——

烈炽弹红光暴起，在黑夜里必定极为显眼，而且钢锣齐鸣，为何不见冷清秋与仇嬉春二人到来？莫非东南两面也有敌人出现！她二人已为来人缠住吗？

一念至此：他不再苦苦追寻费全功，二次腾身上屋急泻而出。

夜风瑟瑟里？已隐隐可闻那边面堡外，有叱喝之声随风传来，风声激荡之中，偶而夹着一两声凄厉的长啸，震空刺耳，冷削恐怖，这不是碧眼人妖的怪笑吗？

东方曙乍闻啸声，心头一寒，他真耽心，耽心冷清秋是不是那崇明三怪之一的对手，他向从来没有这样急躁过，甚至于当年在珞珈山虎贲崖，别人夜闹灵犀总舵，他也没有这样紧张过。

当他来到当场时，果然不出所料——

那碧眼人妖一条左臂连挥，巨灵之掌不断一拍一翻，施展“阴阳怪掌”，怪啸屡发，只逼得冷清秋团团乱转，两尺三尺长翠袖连拂带缠，半挥半绕，不敢稍停。

却原来冷清秋在堡南耐心的等了两个更次，忽见堡后那片幽黑的暗影里人影一闪，她深知堡后因系悬壁削崖，更由于带自己只有三个人，所以便放弃了堡后那一面，现在忽见就是从是疏忽

的一面出了岔子，心中一阵大急。

正待起身迎去，已从那方向发出一片红光，象是火焰弹未曾摔出，即行半途爆炸一般，她心中十分不解，却原来那正是费全功的火焰弹为东方曙出家震四的时候，一片火光中，她方看到东方曙腾起的人影。

她眼看着东方曙那快捷的动作，美妙的姿式，不由喜从心底，心中暗忖：这青年人为何会这样使人遐想呢？太容易使人获得深刻的印象，而那样难以泯灭？

妈为何说他不好？

.....

她想到这里，不由越觉不解。

这时东方曙的影子，在她脑中逐渐放大，放大.....

——她不由愣愣地，胡思乱想起来。

随着先前现身的黑影一闪，急匆匆的溜下房脊，东方曙的影子也接着落下，她才蓦然觉得自己为何会愣了起来。她想，这是从来没有的奇迹，赶忙一叠柳腰，就待奔去看个明白。

不料身子甫经离地，觉着一股其大无比的劲力，迎面压来，已起的势力，不由随着这股阻力削减，一愕之下，又听一声怪笑起自身侧，接着听见——

“怎么？要到那儿去？等得不耐烦了吗？”

冷峻、凄恻、阴沉、尖锐、刺耳已极，难听之至，在黑沉沉的夜里，突然发自身侧，令人不寒而栗，毛孔突收，汗毛直竖。

冷清秋猛吃一惊，一翻翠袖，就向发声之处放去，接着侧跃三尺。

又听那人道：

“果然刁蛮！出手就想伤人！”

冷清秋这才看清，五尺以外，站着一个人只不过三尺来高的玄衣汉子，年岁看不出，口边垂着一络山羊胡子，一支右衣袖空荡荡的飘动着，两个眼睛碧光乱闪，十分怕人。心知他就是崇明三怪的碧眼人妖，但口中仍喝道：

“什么人？”

那碧眼人妖冷漠漠的道：

“不是人！却是一位大名鼎鼎的怪！”

这种狂妄的态度，实在没把冷清秋放在眼里。

冷清秋当然也知道他绝不平常，然而凭什么也不含糊，便拧身平空一旋，一双翠袖就借这一旋之势“闻鸡起舞”分上中两个部位，直拂出去，口中也喝道：

“看你也不象人样！姑娘是捉妖擒怪的专家！今天就看你跑得出青云岭吗？”

她这一拂，可是翠袖八拂的煞手之一，冷清秋青年女儿之身，偕身于一岭三湖五大帮之列；全凭她这翠袖上的真功实学，明知强敌当前，焉能平常。

然而那碧眼人妖竟视若不见，既不闪避，也不出掌，面上两道碧绿光芒忽的一闪，神光大增，脚下丝毫不见动弹，俟至刁蛮翠袖眼看拂到，一探独臂五指齐张，就向劲力呼呼的袖上抓到。

刁蛮翠凤冷清秋一见，不由一愣，心想：难道不知我的翠袖厉害，此时不容收招，也就不顾一切，猛力一拂，快若电光石火；但听“嘶！”的微响，两人不由全都“噫！”了一声。

她的双袖虽没被碧眼人妖抓住，但已觉出这人妖内功所发力道直透双腕，赶忙跃退数尺，一看之下，不由粉面微变，目露惊

疑。

原来一支右袖却发现一丝如刀削似的裂痕，足也有五寸余长，心中一阵惶意，更加不敢稍懈，一振双袖把独门特有的翠袖八拂施展开来，风雨不透点水不进。

碧眼人妖也看出这对面的少女，翠袖招数难测，出手快如风云，力道却也不弱。

武林的高手名家，莫不爱惜羽毛，因为所有的名气，莫不是用生命作赌注所赢得来的，武力越高，名声愈大的人，反而处处小心，不到不得已不肯轻易出手，以免一时失误，就毁了多少年性命交关换来的声望。

碧眼人妖当然也不例外，因他自视清高，他以为自己是武林中成名硕彦，二次来到中原，第一次出手，若不能胜这对面出道未久的女子，实在是损崇明三怪的声威。

一招落空，恐失先机，便索兴独臂连振，黑瘦的单掌忽然对着冷清秋一拍又向后猛抓，掌夹劲风，势若迅雷，劲如涵涛，卷掠而前，直扑冷清秋乳下。

冷清秋乍觉劲风逼向乳下，不由玉面绯红，她气得浑身发抖，玉面苍白，她不料敌人会使出这一个轻薄招术，殊不知崇明三怪个个无耻，人人荒淫，哪里能顾及一般武林共遵的通例？

她急欲争回劣势，意想占上先机，便一咬银牙，连拂双袖，不退反进，口中叱道：

“你不怕丢崇明三怪的脸，姑娘就不叫你活命。”

气极怒极，舍命相拼，但见翠影如山，袖出似火，猎猎声响之下，但见双袖掠起一片绿光，不分人影。

碧眼人妖一阵磔磔狞笑，尖刻的道：

“丫头！有多少门道就倾囊而出吧！我倒看看你成名的地方在哪里？”

说着，脚下微动，随着冷清秋的翠袖，前后左右乱窜一通，冷清秋也真拿他毫无办法，等到稍为接近，他又一推一抓，或者一按一拍，顿使她难抵压力，自然后退不迭。

这时，东方曙早已来到，他冷眼旁观，但却瞧不出碧眼人妖的掌势身法有何出奇的地方。

然而平淡中仿佛孕含着极大的奥秘，他的推、抓、拍、按、劈、点、拿、擒，这掌法的八字，也没有一定的成数，只是随意所用，招招辣手，处处逼人。

他可以极显然的看出，碧眼人妖想在三十招五十招以内制住冷清秋，也并不是容易的事，但是凭心而论，冷清秋若想伤这老怪一点半点，可说是毫不可能。

碧眼人妖的功力，的确高上一筹。冷清秋短时间内自保是绝无问题。

就因为这一点，东方曙也就不敢上前接替她，他知道冷清秋的好胜心强，恐怕万一自己冒然下手相帮，说不定她会当场出丑，再说：他料着自己并不比她高明，何必多此一举。

东方曙忽然又想起，闹了半天，为什么见不到仇嬉春哩？莫非她那方面也有高手敌人？把她绕住了？但她的功力是会不会有人能与她斗上这许久的。

他又突的转念：她的武功虽高，但江湖经验太少，对方好他们的，阴谋鬼计，是一无所知，莫不上了敌人的当？那如何对得起水云山庄的天河醉莲仇岚影？想至此处，不多考虑，一晃肩，奔向正东。径向仇嬉春埋伏的地方跃去。

刁蛮翠凤冷清秋虽然在力斗碧眼人妖，但她对东方曙的到来，却十分清楚，在百忙中有时还风眼斜瞟，偷窥他一下，见他一脸紧张之情，死盯在碧眼人妖的单掌之上，双手也作势戒备，象是十分担心自己的安危，一丝美妙的甜蜜起自心底，这股难能的潜在意识，虽看不出力量，但在精神上有着极大的鼓励作用。

如今，她忽见东方曙腾身而去，芳心不觉一寒。

她想！这到好！当初你防“迷离魔掌”之时，我冒险伸手相救，你奄奄一息，我不避嫌的救护你，如今我与这出名的老怪过招，你竟毫不耽心的走了！再说：明明今晚来犯的惟一高手就是碧眼人妖，你不出手助我，是存着武林正规。还情有可原，假若我真的失手，你这一要还有何情义可言？……

武家交手最怕分心，何况刁蛮翠凤冷清秋与碧眼人妖相比又略差一筹呢？

碧眼人妖乃是经验极丰的老好巨滑，对冷清秋突然失神，焉有瞧不出来的道理，他觉得她的一对翠袖，力道大减，动作也迟滞下来。

这正是大好机会，猛的洒开脚步，连连跨步游身，单臂忽扬，左掌前张，画了个弧形，微拍急抓，使出他“阴阳怪掌”的一招“探囊取物”，势如天河倒泻，惊心夺魄。

冷清秋正在分心沉思之际，猛感一片掌影翩翩乱舞，劲风当头而下，威势不可抗拒，芳心一怔，出袖上拂，怎奈为时已晚，半截翠袖虽已缠上敌人的手腕，只苦于力道不足，又再无法撤招，只觉压力不断增加，血气翻搅，五脏紧凑，既闷又痛，不觉花容惨变。

那碧眼人妖乍见翠袖拂至，毫不惊退撤招，反迎腕住其缠

上，虽也感力道不小，但依然贯上数十年修为，当顶抓去，一面口中怪叫道：

“中原武林从今再没有你青云一岭了，哈哈！”

板牙狠狠一咬，随着阴沉笑声，越发加力，眼看单掌就将拍实。

蓦然——

一条天青人影疾射而至，口中喊道：

“只怕未必！”

这四个字好比凭空而至，接着“叭！”“通”两声大响，人影猛的一分。

刁蛮翠凤冷清秋花颓山崩，“通！”的一声连退数步，倒在地，柳腰连摆，痛苦异常。

碧眼人妖急收单臂，跃退丈余，一对圆眼瞪得铜铃一般，满脸惊疑之态，夹着无限愤怒之态，看着来人，口中怪嗥一声叱道：

“胆大小辈！竟敢偷袭老夫！你不想活了吗？”

原来出手救下冷清秋的不是别人，正是先前现身而来，又倏然撤身而去的东方曙。

只因东方曙担心仇嬉春江湖阅历不足，循着方向腾身东去，但到了预定的地方，并不见她的人影，也无打斗的痕迹，心中不觉大疑，又在附近寻了一遍，哪有半点踪影。只得翻身而回。

此时，正值刁蛮翠凤冷清秋的危急之下。

东方曙人在半空，见此情形哪能不急，来不及落地，叫了一声“只怕未必”，便施出一一直末用的金刚四绝的最后一招，“闪电无情”，双掌贯力硬向碧眼人妖单臂肘间劈下。

这招“闪电无情”，正如口诀所云：“迅如闪电，快似流星，心

惟一念，意出一瞬。”

其出手之快，可想而知，怎奈东方曙身体虚悬在半空，力道未免不实，加之初用绝招，心意之间仅有救人一念，并无伤敌之心，威力大减，威力削张，就是这也算是救下了危殆万状的冷清秋。

这一连串的动作，说来迟滞异常，在当时也不过仅昙花一现的刹那间事。

东方曙见一招得手，信心大增，碧眼人妖沉声喝问，他也豪气干云的喝道：

“当年中原武林的剑底游魂，杀不死的孤魂野鬼，你准知你的阴阳怪掌足以保命吗？”

碧眼人妖被东方曙这招“闪电无情”，硬生生的拍在手肘之上，当时他只顾一心毙敌，而东方曙来势之快几同闪电，故而无从撤退，左臂如今仍然酸麻，因此对这当前的少年莫测高深，而今又见他出言朗爽，既知自己的招数，却敢这般顶撞，可真怕他有特殊的能耐，便试探着喝问：

“无知小辈！报上师承门派来！老夫尚可酌情训诫，不然休怪我碧眼人妖手辣心狠！”

东方曙知这老怪被自己一招给唬住了，如今这一问，分明是不知自己的功力，不敢冒然出手，也越发装着狂妄的朗笑一声，煞有介事的道：

“中原武林万流归宗，同出一系，哪有什么门派之分，想是你海岛野荒，少见寡闻，怪不道想恃仗你一支鬼爪子横行无忌？”

碧眼人妖乍听不觉一惊，暗想！难道几十年内真的有了新的宗派不成？这少年人身法之快，出招之奇，却属少见，但自己

焉能被临三言两语吓住。

一念而越众怒喝道：

“小子！满口胡言！你就试试我这海岛荒野的绝学！”

说着，双脚一错，连番换步，一抖那支左臂，挥掌一推一抓，掌夹劲风，迎面送来。

这个老魔头先前被东方曙劈了一掌，又觉这年青人语言不弱，真恐有甚特殊功力，因此竟以大部力道出手，单掌疾如鹰扑，劲风卷起狂飙，威力无匹。

东方曙见他双脚循环欺近，就知必有煞手，故早有防备，准到他一抓一推的阴阳怪掌出手，也惊于这老怪的功力怪异招数诡奇，哪敢怠慢，忙不迭一施“群魔乱舞”的邪门轻功，微一侧身，歪歪斜斜，早已飘出丈外，一迈步法，眨眼之间，又欺至老怪身后，功聚丹田，一招金刚四绝的刚猛掌法，使出“晴天霹雳”，合全身功力，舍命向碧眼人妖脑后劈出。这一招是东方曙全部功力所聚，焉能小可。

碧眼人妖一推一抓，乃是他阴阳怪掌的绝招之一，当者披靡，若是拍实，重者当场开膛而死，轻者必至五脏离位，自问百无一失。

不料掌式乍起，人影已渺，这一吃惊实是不小，放眼搜索，未见敌踪，越发惊异，正在愣神之际，脑后一阵劲风，夹着轰轰雷霆之声，直逼玉枕骨下？脑户”大穴，这一来不由一惊上前，吓出一身冷汗，翻过身来，呆若木鸡看着东方曙，被他的这两掌给弄得莫名其妙。

他只觉得这年青小伙子，功力太不相衬，招术之奇，身法之快，简直难以想象，掌力之厚，更无其俦。

其实，东方曙此时的功力，与碧眼人妖相较，相差何止一倍以上，但他不过完全仗着几步群魔乱舞，使对方完全摸不清他的底细，扑不到他的身影，估不到他的方位，看不出他的招数而已。

东方曙自己是心里有数，目前冷清秋身负掌伤，仇嬉春不见人影，这保卫青云岭之责，无形中落在自己一人身上，他想：“兵不厌诈”，这老怪既心存顾及，且有三分畏惧，这千载一时的良机可不能失去。

他想到此处，索兴面带神秘笑意，冷冷的道：

“如何？你想不到这专门克制阴阳怪掌的功力会象花子弄蛇一样的轻松吧？还有意试试吗？”

碧眼人妖有教训在先，又见东方曙言来轻松，面色自然，仿佛绰有余裕，未施全功一般，果然心中忡忡，忐忑不安，就想抽身一走，打探清楚再讲。

但自己也算武林中成名露脸的人物，生怕东方曙会喝嚷追击，岂不身败名裂，他鬼计多端，碧眼一斜，看见正在运功疗伤跌坐一旁的冷清秋，不由心头一喜。口中道：

“你少卖狂，碧眼人妖是睚眦必报，我不管你是专门还是邪门，看掌！”

“掌”字出口，人腾身离地，挥掌扑去。

东方曙忽见他含怒腾身，相心中一凛，赶紧跃退一丈就打算硬接他一掌，静心凝神，立刻戒备。

不料碧眼人妖腾身是实，扑至中途；猛转腰肢，侧跃七尺，挥出之掌须势一招“玄鸟画砂”，画了半个圆形，一抓之下，将闭目运功的刁蛮率凤冷清秋右肩抓之个牢。

冷清秋静虑疗伤，正在要紧之际，突然右肩猛觉奇痛如一把

钢爪，牢牢抓住，不由“嚅”的一叫，但半个身子已麻酸大作，挣扎不得。这只是一瞬间事。

东方曙正在运功聚力，静候敌人出掌，不料毫无动静又见碧眼人妖中突变式，正不知他弄的什么鬼，突听冷清秋呼声，这才看清。

他心中这一急，可是无法形容，想不到以成名多年的老怪，会出此卑鄙手段，偷袭受伤之人。

此时顾不得许多，一震双掌，硬拍出去，口中喝道：

“无耻匹夫！还不放手！”

身随声进，其快无比。

碧眼人妖制住冷清秋，正想交几句场面话，就此下台走了之。不料耳听东方曙喝叱之声，同时感到前后两股奇怪的力道，压了下来，不觉一惊，心想这却奇了。这少年人在我前面，为何身后也有劲力欺至，怪事！怪事！他一阵惊异，顾不得伤人，一松单掌，放开冷清秋长身平地腾起两丈，凌空而起。

象一阵烟，碧眼人妖已纵出十多丈外。

第二十一章 儒门正宗

告

夜色迢迢，银河耿耿。

人影连闪——

刁蛮翠风玲清秋嚶然一声倒在就地。

碧眼人妖纵起两丈凭空飞去。

东方曙起掌进步扑了一个空。

白影一线从幽暗之处闪出来。

这乱糟糟的纷乱场面，却在一个极短极短的时间内，同时而动，电闪齐作。

东方曙想不到碧眼人妖会突然走去，虽然他走得离奇，但是为了地上倒歹个冷清秋，却顾不得多想，借着一跃向前之势，人就来到受伤的冷清秋身边，俯身下视。

但见刁蛮翠风玲清秋双眉深锁，粉面惨白，双眼紧闭，牙关互咬，他一探手就把她搀扶起来，另一支手探向她的鼻息，试着呼吸急促，气息不匀，伤的好重。

忽然，身侧传来一声：

“少帮主！她伤得很重吗？”

东方曙乃是惊弓之鸟，突闻身侧有人发言，一松手侧跃五尺，同时口中叫道：

“什么人？”等他看清之后，不觉玉面一红道：